

高麗致命史畧

高麗致命事略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高麗致命事略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Matthaeus Chen, S. J. (沈容齊)

COREAE MARTYRUM

brevis historia

Editio 3^a



南京主教姚

重淮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廿九年

第三版

高麗致命事略序

今天下五大部洲。洲處東亞。而與我同文者。北朝鮮。東日本。南越南。四國之人民。其種族源流。書缺有間矣。要之朝鮮與我爲最親。民間及西國。概稱爲高麗者是也。以余從事聖心報。間嘗遙譯其致命事略。而散附於報章。有友人勸令彙而刊之。謂余伯氏禮門。曾著觀光日本。所記皆三百年前事。然其奉教者。犯危難。厲死節。洋洋乎表東海之風。廉頑而立懦。如序所云。搏激水則從上。搏激人則從善。何況朝鮮致命事。近在三四十年者耶。如金六品者。皆我黨所嘗親見。而首往傳教之周司鐸。又我同國同省人耶。故宜踵伯氏而刊之。以搏激吾同國同教者一也。自古碩人名賢。其流

風遣躅。皆足以興後世。然或有能知。有不能知。至於蒙難艱貞。義烈之事。則無論愚智賢不肖。其慕望愛悅。一而已矣。人情於文章功業。而出於近習者。每狎而玩之。無他。忽於所近也。至若語及爲死不顧世。殺身以成仁者之義形義色。則反是。每愈出於近習之人。而歔歔流涕感喟之。亦愈不能已。矧全其大節於大本大原。全受全歸之地者耶。以視血氣之勇。血肉之私。其相去真不知幾千萬里。而朝鮮旣與我最親矣。氣稟風尚。悉與我同。故宜近取則而刊之。以搏激我同國同教者二也。今年越南致命。登眞福品者四十有九人。有我同國人焉。意者其在天之靈。垂裕同國。多膺致命之冤旒。特容此妖孽之拳匪。與助拳匪之妖孽。在在戕殺吾徒而

不遺餘力耶。此正信升違墮。刹那永遠之秋。非借助於他山不可。故宜及是時而刊之。以搏激我同國同教者三也。而吾因是愴然有感。吾徒早晚必誦信德經云。我爲此堅心全信。我並願証此信德。雖被萬死。不辭亞孟。然則爲証信德。吾徒之死。固所願也。經記耶穌之言曰。世苟怨毒爾曹。須知其以我爲怨毒也。蓋在爾先。脫令爾曹係屬於世。世固愛夫自己者。祇因爾曹不係屬於世。而我已選別之於世。世故以此怨毒爾。繼又曰。余以是詔爾者。俾爾勿生疑阻焉。人將使爾無講社可歸。且至有時殺害爾者。而自以爲致恭盡禮於造物主之前。然則舉世欲殺。吾徒見殺。固其所也。不然。薰蕕不同器之謂何。貞姦挺迕。理所宜然。迺者會匪土匪。無歲

無之。迄未聞有與儒釋道爲難者。豈經所謂。世固愛夫自己者非耶。亦未聞有爲蛇之速。如義和拳匪者。旗幟則扶清滅洋。姑不論不顛曷扶。而其事則望屋搜牢。經言。法爾祖爾父。凶神惡鬼之所爲。彼則魁膾也。謊神也。其拳匪之謂歟。在在以殺教爲名。仇教爲義。而所殺不在教者。往往十倍於教中。烏乎慘矣。同一見殺也。非爲教也。非爲義也。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然而死矣。徒死於一二人師心自用耳。放辟自恣耳。不知禮。不知義。不憐邦族。遑念祖宗。烏乎慘矣。天下孰有死之輕。命之賤如吾同國也乎。惟吾同教則不然。死爲所信之聖教也。禮也。義也。同一死也。重逾泰山。有不鑒彼致命者。如奉恩詔而榮歸乎。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

奄受天上國。經又云。爾毋畏夫能殺爾身。不能殺爾神靈者。故統天下爲匪與助匪之徒。一死之外。其如吾徒何。自古皆有死。奈非吾徒而未聞可死之道何。古羅瑪暴君污吏。殘害聖教者三百年。一城致命之多。合我東亞四國。且不及遠甚。而聖教卒以大成。聖基所云。致命之數愈多。入教之數愈廣。異哉異哉。非眞教而能若此乎。不知者或爲吾教危。而吾教之方興未艾。余正以致命者曰有所聞。而操之券也矣。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立秋後一日耶穌會後學雲間容齋沈則寬自叙

高麗致命事畧目錄

第一章	高麗開教緣起	一
第二章	高麗名士入教	五
第三章	高麗信人自舉司教	十二
第四章	中華司鐸首進高麗	十八
第五章	周司鐸爲主致命	二十三
第六章	高隆巴夫人事跡	二十九
第七章	女教友等爲主致命	三十四
第八章	樸老楞佐爲主致命	四十二
第九章	夫婦守貞爲主致命	五十三
第十章	高麗無司牧三十年	五十九
第十一章	主教司鐸繼進高麗	六十七
第十二章	主教司鐸同時致命	七十五

第十三章	繼起有人卒皆致命	八十一
第十四章	金六品扁舟迎牧	九十二
第十五章	金司鐸回國被拘	一百二
第十六章	金司鐸致命	一百十
第十七章	崔司鐸回國	一百十八
第十八章	李崔司鐸先後去世	一百二十六
第十九章	張主教携伴進高麗	一百三十四
第二十章	張主教被拿受刑	一百四十
第二十一章	主教司鐸同時致命	一百五十
第二十二章	教友司鐸相繼致命	一百五十七
第二十三章	教士教民同時致命	一百六十

高麗致命事畧

高麗開教緣起第一章

高麗就是朝鮮。古有三韓國。新近稱大韓。地在北京偏東十度。北靠吉林。東有豆滿江。西有鴨綠江。沿邊爲界。從四十三度。到三十四度。向南斗出於海。南北長不足二千里。東西最寬處。不過八九百里。境內多山。北邊更多。荒草野樹。一望無際。人熊老虎。出沒其間。土地苦寒。人跡希少。向奉中國正朔。年年進貢。風俗樸陋。房屋矮小。男子衣服像前明。女子因元朝公主下嫁。所以像元朝裝束。另有方言字母。惟士大夫及朝廷公牘。俱用漢文。其先國法極嚴。本國人出境的殺。外國人入境的亦殺。因此坐井觀天。不知有天主正教。只知埋頭拜佛。雖像中國也有儒教道教。但彼此混雜。胡亂拜拜罷了。前明萬歷年間。纔知有天主教。先是徐閣老和教士商議。派人前去。無如海禁太

嚴。後因朝鮮也有倭寇。於是萬歷二十三年六月。徐閣老奏請出使朝鮮。監護兵馬。意欲借此開教。奉旨。徐光啟曉暢兵事。不宜遠去。因亦不能如願。當倭寇亂時。有一高麗王族李姓女子。聖名儒立亞。被倭將弟福撒瑪虜往日。本幸聞天主要理。領洗入教。及倭將篡位。乃選入宮中。奉侍皇后。變盡方法。勸其背教。一連充軍。充到四五箇荒島。人烟都沒有。儒立亞反以爲像在加爾瓦略山。可默想耶穌和聖母的痛苦。情愿再多受苦。後同耶穌會士一百十七人。又別位司鐸。及教友等一百餘人。裝在三隻小破船上。只有一隻漂到呂宋。其餘盡死在海中。又有一高麗人。聖名嘉納。其事更奇。自幼專心求生後之事。隻身躲到深山洞裏。洞裏老虎也不害他。他所食不過草根之類。如此尅己尋思。心總不安。一夜夢見一尊者。儀表堂堂。向他說。你明年過海。可得所求。及至明年被倭寇虜去。自以爲該進日本大寺院。豈知心更不安。

出來遇見一教友。說起心事。引入耶穌會堂。堂中所供耶穌像。卽夢中所見。頓時感激涕零。伏地叩謝。進教後專以勸教爲務。喜醫病人。付洗小孩。其他尅己神功。自不消說了。後到監內。慰勞被難教友。也得一同致命。其詳見觀光日本書上。自徐閣老拜本後五十年。卽順治初年。朝鮮王李倧的世子。爲質於京都。常和湯若望談天論道。回國時。湯若望送他天主像一幅。地球儀一架。新刻的天文書。聖教書也不少。又後一百三十餘年。高麗出了兩個奇人。都姓李。都是大家子弟。竟和嘉納的心性差不多。一箇名承薰。年約二十歲。聯科登第。拜爲翰林院學士。他父親也是顯宦。一箇叫李憊。約大幾歲。學問的名氣也更大。博覽經史子集性理等書。常以爲不足。定要尋出一個真正道理來。豈知尋了多年。茫然一肚子疑團。仍打不破。恰遇跟去進貢的。從北京帶回書籍中。有天主實義。性理真詮等。便約了一班講經考道的人。大

家閱看。並約定日期。在深山大廟中會齊。討論九流三教。孰真孰假。到了日期。各自進山。時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冬。卽乾隆四十二年。李憚得信。也拄了拐杖。飛步前來。山路險峻。天時嚴寒。加以猛獸太多。路徑不熟。他雖身子虛弱。全不在心。走至夜深。辨不出方向。還幸闖着一個廟宇。請人帶領。直至更闌夜盡。方纔走到。眾人見他如此狼狽。都有些胆寒。待後問明纔放心。便一同討論各教緣由。和道理的眞假。不厭不倦。一連十餘日。翻覆辨論。終無把握。忽一人在帶來的書籍中。拈起一本天主教書。眾人一見。都輪流觀看。看了都讚嘆道理眞實。立志信從。李憚回至家中。便一心奉守。早晚朝拜天主。謹守瞻禮齋期。外加克苦工夫。與前行事如出兩人。人見他這般光景。說好說歹的。議論紛紛。他全然不顧。只顧行其心之所安。力之所能。過了幾年。李承薰隨侍父親。奉差進貢。時西歷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卽乾隆

四十八年。李憐聞信之下。直來拜賀。囑咐他到了北京。當往天主教堂。訪問西洋教士。將教中書籍。一一帶來。這是天地真主特選你去。爲通國人民。求一真本真原。通國靈魂的永遠關係。都在你一人身上。見了教士。務必細心講求端底。不然遺誤蒼生。罪過不小。承薰一一答應。隨侍父親。帶了國書。及護從人等。以外還有許多商人。買了路照。隨着貢使同行的。翻山過嶺。到了滿洲路。纔平坦。然而冰天雪地。辛苦萬分。從隔年走起。走上四五箇月。纔到了北京。在高麗使館住下。進貢的進貢。做買賣的做買賣。又鬧上許多時。春盡夏初。纔得隨侍父親回國銷差。

高麗名士入教第二章

李承薰到家後。如何拜會親友。叙談路景。自不消說。李憐也趕來拜望。細問聖教道理。並問見過北京教士如何。承薰告知一切。並見過一位主教。反復

辯論教理。承其開導。今已領洗。聖名伯多祿。是付洗的神父題的。又將主教所贈的聖書。給於李憐。李憐就收拾一箇清靜所在。獨自用心。再三翻閱參考。那時天主聖寵感化他心。光照他明悟。他立意要進教領洗。并願本國人民共受此恩。一同信奉造世贖世的真主。所以先和幾位讀書朋友。切實講論。因他口才好。說理透徹。心又真切。人比眾動聽。一班好道的朋友。就拜他爲師。他一心要勸化有名望。有勢力的博學鴻儒。都相信天主。做聖教會的棟梁。便去各處到門拜會。相機辯論。果然有多少傾心悅服。也有多少非但不服。反因辯駁不過。以致老羞成怒。恨他一張利口的。名士中有一位姓權的。兄弟五人。都鴻通博學。初次山中討論。他們本是爲首之人。一聽李憐講解。便全心相信。却不敢顯然奉行。他兄弟權老三。爲人表裏相符。旣說相信。便求領洗。於是李承薰便替李憐和權三付洗。李憐取名若翰。權三取名方

濟各沙勿畧。因此看他兩人好樣。領洗入教的很多。權三又替人付洗。內中有一少年姓李。聖名類斯。是訥浦人。初起不過來跟權三念書。後來也領洗入教。回去勸化了全家。同鄉人向化的也不少。這些新教友都熱心得狠。後來爲天主致命的很多。聖教會日見起色。誰知不久起了一箇大風波。這是天主給他們知道。傳教非關人力。說起這風波。就從李憊起。有幾個名士和他辯駁不能取勝。因此懷恨於心。要平這口氣。朝堂上王宮裏。都紛紛談說這箇新教。國王雖知道。却不禁止。有一位太傅出告示。說天主教是假的。官紳人等不可信從。信從新教。便辱沒祖宗。萬不可被喜新厭舊的人所煽惑。其意想一下手就除根。但新進教的。大概狠有名望。百姓十分看重。所以不敢太下毒手。其時聖教傳到高麗。剛一年上下。那做刑曹判書的洽和太傅同惡相濟。便命拏問違諭的人。第一個拿到的是翻譯官。姓金。聖名多默。此